

楔子 詭異的照片

已經走了兩個多小時，他依然踩著平穩腳步，繼續往山路走。

趁這溽暑時節到山上踏青，果然是對的。

只見山巒疊翠，看起來就是清涼，氣溫至少比平地降了好幾度，偶見鳥類飛越，偶聞「嚙嚙」清音。

雖然爬山也會流汗，可是，他卻感到全身清涼。

只容一個人通行的狹窄山路盡頭處，再轉個彎，赫然就是略寬的產業道路。

他把準備妥當的手機朝向山路與產業道路的交叉點，按下按鈕，然後得意的一點頭，繼續彎向產業道路前行。

好友都說他無法單獨一個人去爬山，所以才有這個賭約！

爬山這麼簡單的事，哪可能無法成行？這賭，勢必要贏的！

耶，他忽然想到——是不是要存證呀？

他突然折返到交叉點，站定了，選個適當角度，舉起手機，鏡頭對著自己，按下按鈕。

嘴角拉出笑紋，他看著手機螢幕，忽然，笑容凍結住，螢幕上出現一個人體，是他沒錯，但……沒有頭！

他訝異的四下張望，山巒依舊清幽，周遭的確只有他一個人，再沒別人。

他用數個角度一連拍了幾張照片，當然主角都是他自己，有半身、全身、側身，接著，他滑開手機檢視……

盯著螢幕，他的臉瞬間一變再變，幾張照片，有的缺頭，有的不見胸部，有的是下半身的半截大腿不見，有的則是下肢整個消失不見，不見的部分，全都是一片黑……

第一章 接二連三的怪事

P大，廣闊的校園裡有許多植栽、園林、樹木，最有名的就是這條又寬又直的道路，兩旁種了高高的椰子樹，無論上課、下課，學生們都會經過這條路。

路的起頭和路尾各有一塊公告欄，諸多訊息會被貼在這裡。

還有，剛考進P校的新生以及畢業時的老生會被要求繞一趟這條路，似乎已成了校內不成文的規定，因此，這條路被同學們戲稱「生死路」。

邱哈瑋抱著一疊講義，一面走一面跟同學哈啦，忽然手機響了，他把手上講義堆到同學那一疊，掏出手機，「你好，我是……呃！是妳？怎麼……嗯，我呀，我正通過生死路。」說著，邱哈瑋盯一眼同學，繼續接著講，「怎麼，找我有事？妳在哪裡？哦！好，好，那我在這裡等妳喔！」

收起手機，邱哈瑋把講義接過來，滿臉抱歉，「我……」

「有事？我知道，是女生吧。」同學露出曖昧笑容，學邱哈瑋的口吻，「哦！好，好，那我在這裡等妳喔！」

「喂！不是你想的那樣……」邱哈瑋一急，黑臉都漲紅了。

「喲——等……妳……喔……」同學還故意騰出空手，柔軟的揮舞著，故意調侃邱哈瑋一番。

「耶！不是……你千萬不要亂講，不是這樣的啦！」邱哈瑋急得都快跳腳了。
「不是這樣嗎？那你說，是哪個女生約你？」
「不是約，是她有事找我。」
「好啦！都一樣啦，說，是誰？」
「就……就……系裡的林佳雯嘛。」很勉強的說出來後，邱哈瑋反倒後悔，想到同學使出激將法，無非就是要套出女生的名字。
「哦！是她呀？好吧，明天聽你的好消息喔。」說著，同學跨大步先離開了。
不久，林佳雯小跑著，在路尾的公告欄邊停下腳步，喘著氣。
「幹麼跑這麼急？我說過會等妳，妳沒來，我一定不會走的。」邱哈瑋道。
林佳雯拍拍胸口，四下張望。
「怎麼？妳還約了人？」
「嗯！我同寢室的方秀娥也要來。」
「是哦，找我到底有什麼事？」這情形相當罕見。
雖然林佳雯跟他同班，但兩人少有交集，想不到她會有事找他，還加上她的同寢室友，這更稀奇了！
不知等了多久，才見方秀娥姍姍來遲。
「嘿！我說的就是他，」林佳雯向方秀娥道：「跟我同班的邱哈瑋。」
「嗨，妳好。方同學剛下課呀？」
方秀娥搖頭，「有事耽誤了，抱歉，讓你久等了。」
「不不，還好。」邱哈瑋摸摸後腦杓。
旁邊有同學經過，對他投來幾眼。
他向來有自知之明，長相又黑又慄，旁邊竟然會有兩位女生，也太引人注目了，這讓他很不自在。
「呀！對了，找我什麼事？」邱哈瑋沒話找話地問，化解尷尬。
方秀娥環視一眼周遭，說：「就站在這裡說嗎？」
見林佳雯沒有表示，邱哈瑋忙點頭，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不然，校外有一間不錯的飲料店，我們去那裡說好不好？」

當三個人都點了時下最夯的珍珠奶茶後，林佳雯轉向方秀娥，「妳可以說了吧。」方秀娥臉現愁容，點點頭，轉頭望邱哈瑋，邱哈瑋嘴裡含著一顆珍珠，被她這麼一看，一顆珍珠不上不下，正卡在喉嚨，害他整張臉都漲紅了，急忙又吸口飲料才把珍珠吞下去。
「你沒吃過珍珠奶茶呀？」林佳雯看著臉色怪異的邱哈瑋，問。
邱哈瑋搖頭，緩了口氣，「怎麼可能！我是覺得奇怪，妳剛剛說的話到底是什麼事？跟我有關？還是妳也不知道？」
「我不知道，這幾天她說心裡很煩躁，我問她又不講……」林佳雯絮絮道出原委。方秀娥有心事，一直不肯說出來，只問些奇怪的問題，林佳雯無法回答，無意中

提起邱哈瑋的事，方秀娥才急急拜託林佳雯介紹她跟邱哈瑋認識。

「哦？妳說我什麼壞話？」瞄一眼方秀娥，邱哈瑋含笑轉問林佳雯。

「放心，你沒有壞話讓人說吧。」

邱哈瑋聳聳肩，大口吸飲料。

「我聽佳雯說，你懂很多現實無法解讀的事。」方秀娥道。

一聽這話，邱哈瑋態度變得很認真，「沒有懂很多，只是有興趣而已啦。」

「那就可以請問你了。」

邱哈瑋點頭，「嗯，妳說。」

「就是……我一位朋友跟同學定下了賭約，趁假日去爬山，為了證明他履行了賭約，就用手機拍照存證。」

「嗯，那很好呀。」邱哈瑋點頭。雖然他不清楚賭什麼，但拍照存證是絕對必要的。

「結果，我那朋友所拍的照片出現怪異現象。」說著，方秀娥臉現驚懼之色。

「什麼怪異現象？」林佳雯忙接口問。這件事方秀娥沒跟她講，只說找到邱哈瑋再談。

深深吸口氣，方秀娥才又繼續說道：「他拍出來的照片大約有五、六張，每張都有個身體部位消失。」

「靈異照片？」瞪圓眼，林佳雯脫口而出。

方秀娥看看她，又轉向邱哈瑋，「想請問你，這是靈異照片嗎？還是……什麼原因？」

「妳可以說清楚一點嗎，哪個部位消失？例如，用右手拍照，鏡頭拍不到右手，右手當然就不會出現在照片上。」

「他站著自拍，有側面照、正面照、全身照、上半身照，結果，一張是頭部消失不見，其他幾張，有的是胸部消失了，有的是下半身的上半截大腿不見，有的是下半身的小腿消失不見！」

「哇——嗚——」林佳雯雙眼瞪大的驚呼。

「嗯……」邱哈瑋想了想，「有個可能是手機壞了，或是內建程式的問題……」

方秀娥緩緩搖頭，「下山回來後，我朋友把手機送修，都說手機沒壞，內建程式也沒問題。」

「在山上拍的呀？哪座山？妳知道他是單獨上山拍的還是旁邊有人？」

「一座山上的產業道路。可以確定他是一個人上山，旁邊都沒有其他人。」方秀娥說。

「哦，產業道路，地點很偏僻。」邱哈瑋點著頭，又問：「那，照片上的背景是否曾經改變過？」

「沒有，他確認過，背景都是同個地點沒錯。」

「是不是偏僻山上容易遇到鬼……」林佳雯齷牙咧嘴，「我聽過很多這樣的例子，還會迷惑人，有沒有，媒體還報導過。」

「你說是遇到鬼嗎？」方秀娥問邱哈瑋。

「難說，又沒看到照片。妳朋友呢？回家有生病或發生什麼不好的事嗎？」

「他心情很差，這幾天都窩在家裡，生病倒沒有，也沒發生什麼事。」

「那再觀察看看吧。」最後，邱哈瑋下了這個定論。

林佳雯揚聲道：「耶，你不是……什麼『專研超自然』社團的社員？我跟秀娥這麼說她才想見你，知道你一定有辦法的啦！」

「我們只是研究好嗎！這樣吧，我回社團跟我們社員討論，看大家意見如何。」

「還找社員問意見？齁！我真是高估了你！」林佳雯很有意見的說道。

「妳以為我是神喔？既沒見到照片又沒看到她朋友本人，到底真相怎樣完全不知道，妳說我該怎麼回答？」

林佳雯張嘴，還想辯，方秀娥按一下她的手背，「妳不要急，邱同學說的沒錯，事實上，我那朋友也沒跟我講得很清楚，就等邱同學的消息吧。」

「對呀！告訴妳，我們社長就厲害了，他懂陰陽、八卦、易學、咒術、占卜，無一不精，問他應該沒問題。」

「那就拜託你了，邱同學。」

我叫顏泰永，社會學系二年級，自入校以來從來沒遇到過奇怪的事，升上二年級剛開學不久，就有難以解釋的事情發生……

以下是我個人真實際遇。

那一天為了準備報告，我在教室留到很晚，你也知道，人文社會學院大樓二樓最後一間的教室後面過去就是垃圾場，從窗口可以看到垃圾場。

報告整理到一半已經快八點，整個天色早就暗了，忽然，傳來一陣陣不高但非常清晰的怪聲響，剛開始我沒注意，可是怪聲愈來愈大，才引起我的注意。

我放下資料，循聲找了一回，最後發現聲音來自窗外，於是我也探頭看著窗外。

怪聲消失了，旁邊一盞 LED 燈照得整座垃圾場一覽無遺，我大約站了將近三十秒都沒看到什麼，我又回到資料桌旁……

沒多久，怪聲又傳來，我再度循聲走到窗口往外望，聲音又消失了，就這樣，我來來回回走了有四五趟。

我個性向來好奇，喜歡追根究底，我很確定怪聲就是垃圾場發出來的，最後我想到了一個辦法，把教室的燈關掉，然後我站在窗口俯瞰。

站了不到幾分鐘，怪聲傳來，「嘰嘰啾啾，啾啾嘰嘰……」

剛開始怪聲很單純，好像只有兩、三道聲響，接著怪聲愈來愈吵雜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，可它絕對不是人的聲音，如果說是動物聲音也不像，剛開始只有一、兩個，接著出現許多、甚至一大堆。

「嘰啾！」

「嘰哩咕嚕！」

「呼呼呵啦……」

怪聲不高，但我的耳膜幾乎快破裂了，我忙用手掩住雙耳，這時，我發現垃圾場

在動！

堆成半間屋高的垃圾一起往上拱，冒出東西，我一看，嚇！

頭，是頭！

我相當驚訝，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可以藏在垃圾堆裡？

我再仔細看清楚，所有的頭比正常人小三分之一，當它們往上繼續冒時，出現了臉、肩膀、體型……

對！它們整體比人都小了三分之一，我當然很害怕，但是，腳像被灌了鉛，根本無法動彈。

它們繼續發出怪聲，好像在談論什麼似的，忽然，有幾個伸手……哇！骷髏手，在白慘慘的 LED 燈下顯得更陰森。

骷髏手指向我站立的方向，我真的嚇得腿軟，想閃，無處可閃；想跑，身軀動彈不得。

接著，這群「東西」一致抬頭看著我，我這會才看清楚它們，是骷髏臉，一個比一個猙獰的骷髏臉，失去眼瞳的眼窩，充斥著幽暗青色、陰森紅色、詭異黃色，宛似鬼火的跳躍不已……

我驚駭到極點，明知道不應該看，可是卻又無可奈何的對上了它們，數十、數百道的鬼眼，照得我快暈眩了。

忽然，站在最高處的一個骷髏手用力一揮，這群東西猛然往上衝，向我而來……後來？我不知道後來怎樣，因為我已經昏倒了。

次日上午有課，同學發現我倒在地上，沒人察覺有異狀，只以為我太過用功，讀書讀到睡倒在教室，我虛弱得無法上課，當天只好請假回宿舍休息。

「專研超自然」社團的社員王貴嬌聽完，沉思半晌。

顏泰永喘了幾口大氣，好像他正值那群骷髏人衝向自己似的，臉色青白，交叉的雙手顫抖不已。「所以，我想見社長袁天守……」

「抱歉，社長很忙，又剛好不在。」王貴嬌換了個坐姿，「我很好奇，其他同學們呢？有聽過像你這樣的遭遇或是有人提到雷同的情形嗎？」

顏泰永搖頭，「別說其他同學，剛開始我說過，自到本校來從沒遇到過奇怪的事，這是第一次遇到的。」

「後來呢？你怎麼處理？」

「我本來想去找教務長，隔壁寢室一位學長問我找教務長什麼事。」顏泰永徐徐說：「我猶豫了很久，才輕描淡寫的說我好像遇到不可思議的怪東西。」

王貴嬌聽得很仔細，同時腦海中不斷翻騰著思緒。

「哪知道學長居然勸我還是別去了，沒有用！嘿，我當下真的傻眼了。」

「為什麼沒有用？學長跟你同系嗎？」

顏泰永搖頭，「學長是國貿系，三年級。」

「嗯，所以不同系，」說著，王貴嬌拿著筆，在一張紙上記錄著，「後來呢？」

「這位學長姓郭，叫做郭品松，他告訴我在他大一剛進學校時的一段離奇際遇。」

「哦？之前他都沒提過？」

顏泰永點頭，接著說出郭品松遇到的情形。

剛上大一時郭品松很用功，經常去電腦教室，原本他近視很深，大約有八百度左右，他平常是戴隱形眼鏡，只是過度使用眼力害他眼睛很乾澀，看過眼科醫生後拿了藥水，改戴一般眼鏡，一天點藥水三次。

平常點過眼藥水他都會閉眼休息一會，一天午飯過後，他去了電腦教室，直到下午四點多就感到眼睛很吃力，便掏出眼藥水，點完後閉上眼休息……

要知道，平常我們閉上眼，並不代表就看不到東西，仍可以感受到光線，忽然，郭品松眼皮宛如被菸蒂燙到似劇痛。

為什麼說是菸蒂，因為劇痛範圍不大，只限於一丁點，劇痛瞬間又消失，緊接著他看到一張臉，這臉一邊正常，另一邊往下歪斜，好像被人拖拉得擠向下巴，縮皺成一堆，看起來不像臉，像膠黏成層層相疊的皮肉，皮肉隙縫間還擠出濃稠的黃、綠膿血……

「哇！唷！媽呀！」慘嚎一聲，郭品松急忙張開眼！

這一張開，他登時心臟狂震，因為，他張開的眼前正出現這張臉，他整個人往後傾倒，把電腦的電線都拉脫了，掉出插座，還閃出火花。

他四下轉頭，周遭沒有半個人，只有自己一個！

郭品松當下把電腦重新整理妥當，還再次環視周圍，這時將近五點，整幢教室既陰暗又闃寂，因為他沒有開燈，打從心裡升起一股深深的畏懼，來不及收拾書本、講義，他就落荒而逃的奔出教室……

「後來，他把整瓶眼藥水都丟掉，不敢再點它。」

王貴嬪點點頭，問後來郭品松怎麼處理。

「我聽他說，剛巧遇到潘益正教務長，他只是隨便談起，也不是說的很清楚，潘老師立刻垮下臉，叫他不要亂傳播錯誤訊息，要是其他同學聽到了怎麼辦。」王貴嬪點頭。

「所以，他勸我不必去找教務長，我想想也就算了。」顏泰永說：「可是我還是很害怕，對教室有恐懼感，尤其是到了黃昏，總是急著想離開，這一來無形中就影響了我的課業。」

王貴嬪很認同的再一點頭，「我了解，那郭學長現在是大三，也就是說，這件事發生在兩年前？」

顏泰永點頭。

只聽王貴嬪手上寫著，嘴裡說著：「他是國貿系，他遇到的事情是發生在電腦教室？」

「嗯！沒錯。」

「也不同宿舍？」

「是呀。後來他升上二、三年級，一直沒再碰到過什麼怪事了。」顏泰永接口說：

「他幾乎快忘記這件事，因為我提起自己最近的遭遇，他想起這件事才說出來。」

「嗯嗯，」王貴嬪放下筆，「知道了，我會把你的情況告訴我們社長，看他怎麼說。」

「謝謝，請問待會社長會來這裡嗎？」

「這個我不確定耶，其實他很忙，社辦又不是天天必須報到的，有時候他幾天都沒來這裡。」

「喔，這樣呀……那怎會想到發起這個社團呢？」顏泰永環視著周遭，幾張破桌椅，清潔、打掃用具堆放在角落，整間辦公室簡陋得不像樣，忍不住問。

「我們幾人只是志同道合，喜歡研究超自然事物，所以經過建議就這樣成立了。」顏泰永點頭，接口說：「講真的，這個社團還滿冷僻的，像我，遇到特殊的怪事情才想到來向你們請益，我猜很多同學對這個社團應該沒興趣吧？」

王貴嬪聳聳肩，淡然笑道：「嗯，這就看各人興趣了。」

低頭看一下腕錶，顏泰永道：「抱歉，我有課得離開了。」

送走顏泰永，王貴嬪重新整理手中資料，不知不覺中天色已黑了，於是她簡單收拾好東西，正準備離開，這時邱哈瑋莽莽撞撞的衝進來。

「喂！都這麼晚了，你來幹麼？」王貴嬪笑道。

「大事件！接到一件 Case。」

「啊？真的？」王貴嬪重新落坐。

邱哈瑋跟著坐到她對面一張破桌子前，鉅細靡遺地說起方秀娥朋友的事件。

「等……等等，方秀娥怎會找上你？」

「我系裡一位同學林佳雯介紹的啦！之前我向她提過我們社團的事，她聽了沒啥反應，可結果，她同寢室的方秀娥的朋友遇到奇怪事件，她第一個想到我們社團，哈……哈哈哈。」邱哈瑋比手畫腳地說著，興奮之情，顯露無遺。

王貴嬪沉穩的看著他，「幹麼那麼得意？」

「嘿！表示我們愈來愈出名了呀。」

「你以為出名是好事？」王貴嬪緩慢的說。

「那當然了！想想，我們那麼辛苦……」

王貴嬪打斷道：「愈出名，表示我們麻煩愈大！」

「唉唷！要是怕麻煩，就不必要成立這個什麼『專研超自然』社團了。」邱哈瑋愈說愈響亮。

王貴嬪沒回話，拿起手中的資料公文朝邱哈瑋揚了揚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邱哈瑋接過來，打開翻看了一下，「唷！看來是另一件 Case？」王貴嬪輕輕頷首。

「哇——生意愈來愈好了！」

王貴嬪不像邱哈瑋的興奮，她心思比較細膩、清晰，想到校園內一連接獲幾位同學的怪奇案件，表示什麼？

只怕以後是多事之秋了！

一踏進校園，袁天守恍如一塊強力磁鐵，緊緊吸引住所有同學的眼光。他渾身上下有一股超群出眾的氣質，身高一八五，器宇軒昂，皮膚白皙，四肢結實修長，他面如冠玉，一雙丹鳳眼，眼瞳烏黑灼亮，好像一眼可以把人看穿了，一旦對上了他的眼瞳，幾乎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避開，不敢直視，怕被他看穿心事！

他身旁另一位年紀比他小一點，但兩人外貌卻不相上下。

那人身高一百八十公分，長相俊俏亮麗，唇紅齒白，嘴唇微翹，談話之間腮邊不時露出兩個酒窩，宛如害羞的美人般忽閃忽現。

雖然兩人外貌相當，可以相互媲美，不過相異之處是，袁天守屬於陽剛型男，另一位屬陰柔美型。

最好笑的是兩個人中間偏偏插了一位很不搭的男同學——李允賀。

李允賀一百六十公分，與他兩人足足相差二十多公分，臉容瘦而狹長，跟袁天守是同系同學，家住東區，很有錢。

袁天守曾替他奶奶解決問題，因此他非常崇拜袁天守，自認與袁天守是麻吉。

「嘿！難得姜童宇會跟來我們學校，稀客。下午，我請客喝下午茶！」

李允賀滿臉興奮表情，因為幾乎經過的男、女同學都對他們都投來欣羨眼神。

他心裡有數，人家看的是身旁兩人，畢竟他每天都會經過校園好幾趟，誰注意過他啦。

他懂得趁機抬高自己，遇到熟悉的同學便樂呵呵地招手打招呼，話聲也特別響亮。

「不用了。」姜童宇看一眼袁天守，「大哥要我來，是有事情交代我。」

「啊？天守，是這樣嗎？」李允賀轉問袁天守。

袁天守沉默地頷首。

「唉唷！真是，難得遇到呢。對了，天守，我奶奶念著你哩，看哪天有空到我家看我奶奶？」

「再說吧。」袁天守終於開口。

三個人一面說一面越過廣大的校園，經過一整排狹長、整齊漂亮的花圃，這花圃過去就屬於新蓋校區，因此同學們戲稱這塊大花圃是「楚河漢界」。

過了幾棟大樓，經過他倆就讀的生化科技學系系辦，袁天守繼續往後走。

「天守，我們不是去教室呀？」李允賀問。

「今天有課嗎？」袁天守側著頭，表情儒雅，帶著磁性的聲音反問道。

「呀！呀！」李允賀拍拍自己的頭，「看我都糊塗了，今天沒課，耶，難道你要去……社辦？」

袁天守頷首。

李允賀人矮腿短，連忙趕上一步，興奮得狹長瘦臉都紅潤了。

不一會，三個人到了社辦，遠遠地看到邱哈瑋手拿著一塊長條木板在社辦門口比劃著。

「阿瑋，你忙什麼？」李允賀幾近用跑的上前問。

「齁！我的名字叫哈瑋，不是阿瑋。」邱哈瑋頭都沒轉的，自顧自盯著門框和長

木條。

「嗨唷！哈瑋、阿瑋，音都差不多嘛，何必計較。」

「你嘛幫幫忙，差很多好不好。」

「不然來問社長！」李允賀有恃無恐的揚聲。

「咦，你怎麼知道今天社長要來？」說著，邱哈瑋轉頭，一眼看到袁天守，眼睛都亮了，「哇！社長！你來了。」

袁天守淡然微笑。

邱哈瑋無心工作，轉身奔進去，大喊著，「嘿！各位！社長到了。」

一時之間，裡面鬧哄哄地熱鬧起來。

袁天守、姜童宇、李允賀，加上「專研超自然」社團四位成員——邱哈瑋、王貴嬪、洪季姍、歐宏杰，總共七個人齊聚一堂，幾乎快把小社辦擠爆了。

袁天守先向成員介紹姜童宇，說他是跟自己住在一起的弟弟。

姜童宇靦腆的笑笑，露出腮邊酒窩，大家都看呆了，覺得這個人的出色程度跟袁天守還真是不相上下，雖然不知他們有沒有血緣關係，但看起來倒滿像一家人的。

李允賀指著邱哈瑋手上的長木條，問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「最近收到幾件 Case，我想，生意愈來愈好，應該掛個招牌比較顯目，同學要找也好找。」邱哈瑋笑著，看一眼袁天守，見袁天守不置可否，他才又接口，「前幾天我系裡一位同學要找我，沒地方談話，就到校園外一間飲料店，那裡說話比較方便。」

「喔，生意愈來愈昌隆了。」李允賀笑著。

「怎麼？你想加入？」

李允賀頭搖得快掉了，「不想！上回我奶奶被鬼作祟，我差點被嚇死了，好在有天守幫忙解決。我自問沒這個能耐，就不加入你們社團了，最重要的是我怕鬼！怕死了！」說著，李允賀渾身打了個顫抖。

「哦？哪一天有空了也說給我們聽聽。」

「OK，沒問題。」

話題告一段落，大家才回歸正題。

之前邱哈瑋曾電話聯絡袁天守，提起有關方秀娥朋友的際遇，現在當面說得更詳細。

接著是王貴嬪細細談起社會學系二年級顏泰永在垃圾場所見之事，附帶提起國貿系郭品松的狀況。

王貴嬪拿出公文夾遞給袁天守，「社長，我把這些都列入檔案夾內。」

袁天守瀏覽著，徐徐說：「顏泰永在垃圾場遇到的狀況，後來還有發生嗎？」

王貴嬪搖頭，說：「不知道，因為之後沒再遇到他，他也一直沒來找我。」

袁天守翻閱著檔案，點頭道：「另一件郭品松的事，我覺得既然是他大一時遇到的事，已經過了兩年，我們也只是聽說而已，不是他本人需要我們幫忙，我看就算了。」

王貴嬪點頭稱是。

袁天守指著姜童宇，說：「我今天帶他來，待會會去垃圾場走一趟。」

大家目光一致轉望向姜童宇，害他清秀臉龐都浮起淡紅。

「他體質敏感，擁有第三隻眼，可看到旁人看不到的東西。」袁天守解釋著說。在座諸人全都一副目瞪口呆，尤其是邱哈瑋急忙問姜童宇，「你……你好厲害，你都不怕？」

姜童宇露出腮邊酒窩，掏出項間紅色護身符展示給大家看，「喏，這是我哥哥加持過的，有了這個就不用怕了！」

「哇！天守，我也要一個。」李允賀立刻說。

「社……社長，可以的話，我也要一個。」邱哈瑋放低聲音道。

「你們不要這麼緊張。」袁天守淡笑道：「並非每個地方都有。要知道，它們也有該遵守的規約，不能隨便出現。」

大家頷首無語。

袁天守轉向歐宏杰道：「對了，可以請你把這些檔案輸入電腦嗎？」

個性嚴謹、不苟言笑的歐宏杰立刻點頭，「嗯，可以。」

「關於你說的那件事，我覺得很籠統。」袁天守轉向邱哈瑋，「雖然方秀娥講得很清楚，我卻有幾個疑問。」

邱哈瑋滿臉認真表情，其他人也專注傾聽著。

袁天守提出幾個問題。

第一，這個朋友的手機有問題嗎？

第二，這個朋友發生事件的地點不是在本校內，到底在哪？

第三，這個朋友本身有沒有什麼問題？例如身體或精神上有毛病嗎？

第四，為什麼他本人不直接來找我們，卻由方同學來說？

袁天守接著提出幾個重點，「方同學說，她朋友去爬山，自己一個人？不是一般普通人運動時爬的山，是產業道路，那就相當偏僻了，也許這個地方存在著什麼問題。」

一番話讓大家都認同，邱哈瑋接口說：「方秀娥說手機有送去檢查過，好像沒問題，程式也很正常。」

「嗯，我們可以一一排除掉我剛提出的疑問，所以，第一點刪掉，第二點如果真的讓我們調查，免不了要去現場觀察，所以要知道確切的地點到底在哪。關於第三點，我們也要搞清楚他本人身體狀況，這就關係到第四點，我們要見過他本人。」邱哈瑋恍然大悟的點頭。

「所以，還得麻煩你去問清楚。」袁天守說。

「那是OK的啦，只是如果問不出來呢？」

身為跆拳道黑帶二段，標榜不迷信的洪季姍，快人快語的接口，「問不出來，表示這個案件不必接。社長，我說的對不對？」

袁天守不置可否地淡笑著。

邱哈瑋動動嘴，但尚未開口，洪季姍又接著說：「我記得社長說過，辦事情，首要就是案件必須掌握所有的細節，才不會有所偏差，要知道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

里。」

袁天守曾說過這話沒錯，邱哈瑋無言了，不過在心裡還是很想幫忙方秀娥，因為她是林佳雯介紹來的，而林佳雯跟他是同學。

好不容易有了表現的機會，怎能讓機會錯過呀？

第二章 學校裡有鬼

「專研超自然」社團在會議結束後，大夥又聊了一會，這時已經下午四點左右了。袁天守和姜童宇離開社辦，一起往校園後面走去。

經過人文社會學院大樓時剛好遇到下課，同學們陸續離開教室，不到一會功夫同學都走光了，整棟大樓只剩下空泛與冷清。

人文社會學院大樓後面就是垃圾場，垃圾場滿大的，每兩天都請大型垃圾車清運一次，整個垃圾場雖散發著腐敗臭味，但還在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。

袁天守由右而左，姜童宇由左而右，各自繞行三圈，繞行時他們兩個人幾乎沒放過任何值得注意的大小垃圾、包括小物件。

最後，兩人在原點會合，袁天守問：「有什麼感覺？」

姜童宇搖頭，反問：「哥哥呢？」

「沒有，先回去吧。」

兩個人往回走，袁天守緩緩說道：「也許另有其他可能，總之，目前這裡看不出蛛絲馬跡。」

「嗯，我也沒看到什麼奇怪的東西。」

這時，天色將暗，天空佈滿夕陽染就的紅色彩霞。

經過花圃，邱哈瑋和李允賀忽然由一棟大樓走出來。

「你們在這裡幹麼？」袁天守訝然問。

邱哈瑋嘟著嘴，說：「本來想跟你們去，王貴嬪說不行，萬一真有什麼鬼怪，怕會煞到我們。」

李允賀好奇的問：「天守，有感覺到嗎？童宇呢？有看到嗎？」

兩個人一起搖頭。

袁天守一面走一面說：「應該晚上再來一趟。不過我晚上得做報告，沒空。」

姜童宇接口說：「明天要交作業，我還有一大堆功課要趕出來。」

聽到兩人的話，邱哈瑋立刻有了打算。

邱哈瑋找了個藉口，要李允賀陪他一起，眼看袁天守和姜童宇往校園外走，他轉向李允賀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」

「什麼？你不是叫我陪你回宿舍？」李允賀訝問。

「齁！你這人還真憨直！晚上我們代替社長走一趟。」

「你……你的意思是？」李允賀狹長臉縮成圓臉。

「沒錯，換我們巡視垃圾場。」

李允賀猛搖頭，可才搖一半邱哈瑋已架住他脖子，「不准說不去！放心啦，社長和姜童宇不是明確的說沒事嗎。」

「既然沒事，我們去幹麼？」

「唉唷！你不懂嗎？身為『專研超自然』社團一員，當然也得要有個實際經驗呀，不然……」

「大哥，我又不是社員，不必有實際經驗。」李允賀態度堅決地說，腳下步伐還加快許多，「再說，下午王貴嬌不說過，怕會煞到我們兩人？」

「齁，別說她，她這個人說好聽是謹慎，講難聽點就是怕事。」邱哈瑋拉住李允賀，「剛剛你也聽到了，社長說應該晚上再來一趟，都說沒事了，你那麼害怕，為什麼還那麼喜歡跟著社長？拜託，你也拿出點魄力，讓社長對你刮目相看。」李允賀無論是身高、體型都比不上邱哈瑋，被他這一搜簡直無法動彈，加上聽了他這番話，內心不再如前平靜。

「我知道你很崇拜社長，為什麼不能跟社長一樣厲害？再說，我們就只是代替社長繞一圈，繞完立刻離開。」

最後終於被說動的李允賀在晚上時跟著邱哈瑋走在校園裡，往人文社會學院大樓而去。

這時天色已經很暗了，颳來幾陣秋風，加上這裡相當陰暗又沒半個人，真的倍感淒清。

依李允賀的想法，陪邱哈瑋走一趟，馬上就離開回家。

繞過人文社會學院大樓，往左直走就是垃圾場了，周遭一片烏漆抹黑，在只剩一點月光的微微照映下，可以看到垃圾場堆積的垃圾似乎在動……但細看之下才知道是風掀起紙屑、雜物。

「其實，我有我的想法。」

邱哈瑋突然發聲說話，害李允賀心頭一震，吞口口水，他勉強鎮定開口，「什麼？」

「社長說過，案件必須掌握所有的細節才不會偏差，我同學林佳雯來拜託我，我居然連出事地點都沒有問清楚，真糟！」

周圍黑乎乎的，感覺講點話、出點聲音，可以讓自己安定，所以，李允賀問：「所以呢？」

「所以，實習很重要，現在的經驗可以讓我改天面對她時能更完善的處理。」

「要怎麼完善處理？」

「呵呵，第一，必須問清楚那個人到底爬哪座山？還有，那個人身體有沒有什麼問題，搞不好是他眼睛有毛病、看錯了……」

「噓！」

李永賀突然拽住邱哈瑋蹲下，手伸長指著垃圾場前方，邱哈瑋原先沒注意，這會看到了！

前方就是垃圾場的另一邊，宛如小山般的垃圾頂端，悠悠晃晃的冒起、拔高……近距離下，兩人看得很清楚，一顆、兩顆、三、四、五顆，比正常人小了三分之一左右的五顆頭探出垃圾頂端，接著是臉、肩膀、身軀，全都比正常人小三分之一。

李允賀忍不住發抖起來，邱哈瑋沒有發抖，只是目瞪口呆，兩眼焦距集中，卻依然看不清楚它們……

忽然，「啪！」一聲，垃圾場角落的 LED 燈亮了！

不只是人，連那五隻鬼也嚇一跳，一起扭頭望過來……

邱哈瑋和李允賀所蹲地點沒遮蔽物，LED 燈讓他倆身形全曝光了。

邱哈瑋暗道一聲「糟糕」，轉身就跑。

見狀，李允賀也想跑，但是因為太害怕，導致動作遲緩，他想站起身，可雙腿整個癱軟了，惶急之下，他手腳並用在地上爬行，同時揚聲狂喊，「阿瑋！阿瑋！等……等等我……」

名字被這樣大聲喊出來，邱哈瑋覺得不妙，他返身跑過來，一把拉起李允賀，迅速轉頭望向垃圾場上面的五隻鬼，那是什麼鬼？全都是骷髏，骷髏頭、骷髏脖、骷髏臂膀……

嚇！它們凌空飛越過垃圾，沒看到它們的腿，也沒看到它們走路，居然已逼近過來。

李允賀跟著邱哈瑋扭頭，看到它們，頓時心膽俱裂，腳無力跑，只剩下嘴管用，「阿瑋！快跑！拉……拉……拉我快跑……」

邱哈瑋知道拖著李允賀恐怕跑不過它們，差點想放手，哪知道李允賀死命拽住他的手，讓他無法掙脫，兩個人不敢往後看，死命的往前衝。

「站住……」

不知道跑了多遠，不！也許沒跑多遠，只跑了一小段路而已，後面傳來恐怖的喊聲。

「不好！追來了，快跑！快啦！」李允賀的叫聲帶著抖音。他都快嚇死了，因為邱哈瑋在前，他在後面，鬼追上來一定先抓他。

前面是轉角，可能轉過去就安全了，邱哈瑋想快卻無法快起來，他頭也沒回，只緊張的說：「不要叫！你再叫我放手了。」說著他用力甩手，卻無法甩脫李允賀的手。

「不……要……跑……站……站住……」

天呀，後面的鬼叫出的聲音一頓一喘，聽來煞是恐怖，最恐怖的是聲音距離他們非常近了！

感覺跑了很遠很遠，總算拐過大樓轉角，邱哈瑋和李允賀喘得心臟都快停止了，拐過轉角後總算有了點安全感，兩個人放開手，一前一後繼續跑，但速度沒有剛剛快了。

喘到受不了，加上剛才沒命地跑，讓兩個人腿痠手抖，邱哈瑋忍不住停下腳步，一手按住胸前，一手扶住大樓牆壁。

李允賀見狀跟著停下，聲音帶著憤怒，「倒……倒楣死了，居然會碰到……鬼。」

邱哈瑋往轉角後面看一眼，不見任何東西，他稍稍放心地說：「別怕，沒追上來。快，我們快點離開這裡！」

李允賀喘得無法說話，點點頭，兩個人繼續向前走。

走不到兩步，突然，背後傳來一聲怒吼，兩人同時被從後面一把抓住。

「哇——鬼大哥，饒命呀！我會準備一頓豐富大餐向你祭拜，放……放手，拜託！」

「啊——救命哇……」邱哈瑋誇張的凌空踢踏著兩條腿，狀似在跑的樣子。兩個人死命的掙扎卻掙不開，只聽一個蒼勁老聲傳來，「叫你們不要跑，為什麼還跑這麼快？啊？」

兩人聞聲停止掙扎，回頭望去，哪是鬼，可是看到他也跟看到鬼差不了多少。是訓導長！

人高馬大、長相嚴肅又有一道疤的訓導長向來令同學們聞之色變，遠遠看到他幾乎都不願意跟他打照面，只想躲開他。

訓導長掏出口袋內的筆記本和筆，記下兩個人的學系、學號和名字，自顧自往前走，「跟我來！」

「老……老師！還沒下班？您太辛苦了。」邱哈瑋趕上一步，巴結地說。

「嗯，拜你們所賜。」訓導長冷冷地回。

「呀！我去買杯飲料，校門口有一間飲料店，我去去馬上回來。」

「不必！」

眼看逃脫無望了，兩個人只好乖乖跟到辦公室。

訓導長讓他兩落坐，犀利眼神盯住兩人，「你們沒看過校規嗎？上面寫得很清楚，晚上不要在校園後棟亂逛，新生訓練時我一再提起，你們忘了？」

邱哈瑋、李允賀對望一眼，噤若寒蟬。

接著，訓導長由抽屜內拿出兩張紙，一人一張，「拿回去寫報告，明天下課前交過來。」

「什……什麼報告？」李允賀忙問。

「當然是今晚的事，這麼晚了，沒有課，你們兩人不回家，跑到垃圾場幹麼？交代清楚。」訓導長板著臉。

李允賀忙接口，「報告老師，我爸爸是李洪瑋。」

「李洪瑋？」訓導長訝然瞪大眼，「怪不得，剛剛看你名字挺眼熟的。」

李允賀的爸爸李洪瑋是貿易商，每年都給學校捐一大筆基金。

李允賀心下大喜，「老師，我們現在就可以向您報告清楚，我們只是閒逛，都沒看到什麼，也沒遇到什麼，呀！有，遇到訓導長您。」

訓導長卻不吃他這一套，「那更好了，你不寫報告，我會請你父親到學校一趟。」兩個人一聽臉都垮了，依訓導長的說法是，若不寫報告就記一個大過，有報告加上一個警告，事情就算了。

兩相權衡之下，兩個人只好接下報告書，訓導長接著再三交代，晚上沒課，早點回家去，不要在校內亂逛。

下課後，邱哈瑋約林佳雯到「專研超自然」社辦見面。

「哇！我這是第一次來你們社辦。」林佳雯打量著社辦內，點著頭，「裡面擺設完全符合你們社團風格，不愧是專研超自然。」

邱哈瑋一面拉出兩把椅子，一面說：「妳的意思是說這裡很簡陋？還……有點恐怖？」

「簡陋是真的，恐怖的話，我建議可以擺些骷髏道具、靈異照片或是……」

一提起骷髏便讓邱哈瑋想起前幾天垃圾場的恐怖際遇，他打斷道：「行了，我會向社長建議的。請坐。」

林佳雯眼底充滿疑惑的看著他，沒見過他這麼認真的表情，「怎麼了？我說錯什麼話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用力一搖頭，邱哈瑋露出平常的笑臉，「談正事要緊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可以請問妳一些問題嗎，我們絕對保密。」

林佳雯點頭。

邱哈瑋問：「關於妳寢室好友方秀娥說她朋友的怪事，她的朋友是哪位？我們校內同學嗎？還有，這個朋友本身的身體跟精神狀況都好嗎？」

「喔，」思考了一下，林佳雯搖頭，「我曾問過她，她說不方便透漏她朋友名字，至於是否校內同學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齁！所以妳叫我瞎子摸象？」說著，邱哈瑋閉上眼，伸長雙手，凌空亂摸，加上五指做出上下亂晃模樣。

林佳雯大笑，「你這哪算是瞎子摸象，我看比較像瞎子彈琴。」

「跟誰談情？妳嗎？」

林佳雯瞪他一眼，赧然低下頭，過一會又抬起頭道：「你正經一點行嗎！」

「我很正經，正經到想先模擬，結果被鬼追殺，又被記了一個警告，還被訓導長訓了一頓，就為了接受妳的委託，結果妳居然說不知道苦主是誰？我問妳，妳知道這個人爬哪座山嗎？」

聽他這番話似真又似假，林佳雯呆呆的望著他，以她對邱哈瑋的認識，他一向就是愛開玩笑的人，個性天兵，有點口不擇言……

誰都不願透露糗事，邱哈瑋馬上改口，將社長教的那一套搬出來，說：「騙妳的啦！既然不知道苦主是誰，發生事件的確切地點也不知道，更不知道他身體是否有問題，我看，這個案件恐怕辦不下去，只能對妳說抱歉了。」

「哦，沒關係啦，不然我再去問問方秀娥，她肯講我再來拜託你，好嗎？」

事情就先這樣定案了，邱哈瑋也算了一樁心事。

邱哈瑋送林佳雯出社辦時遇到李允賀。

被記一個警告，似乎反讓李允賀和邱哈瑋的距離拉近許多，李允賀大喜道：「你果然在這裡，我有事找你。」

林佳雯轉向邱哈瑋，「不用送了，謝謝你，我走囉。」

望著林佳雯遠去的背影，李允賀曖昧地笑了，「唉呀！加入你們社團，豔遇機會特別多哦，我真該考慮考慮。」

「色字頭上一把刀。」邱哈瑋斜睨了李允賀一眼，「我差點死在『鬼』手下，被記一支警告，還吃了訓導長一頓排頭，這還不夠嗎？」

李允賀聳聳肩，露出苦笑。

「對了，找我什麼事？」

「進去說吧。」

進社辦後，李允賀在邱哈瑋耳旁嘀咕一陣。

「什麼？這時候要我把所有的社員都叫過來？」邱哈瑋揚聲道。

李允賀用力點頭，「這個消息絕對值得。」

邱哈瑋盯著李允賀，雙眼眨巴眨巴著，說：「我看，你還是去告訴社長……」

「先告訴你們，天守有空時我也會跟他報告。我沒騙你，這個消息很重要！」

邱哈瑋撥了幾通電話，社員們有的上課、有的忙私事、有的聯絡不到，最後只找到歐宏杰過來，他一聽到是跟社團有關的重要消息，立刻趕來社辦。

「這個訊息是國貿系三年級的郭品松學長親口告訴我的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，郭品松？」歐宏杰推推黑框眼鏡，說：「我們案件其中之一就有他的名字。」

李允賀點頭，「對，就是他。其實，這些事很早就流傳下來了。」

接著，李允賀娓娓道出他打聽來的消息。

P大醫學院自創校以來傳言不斷，甚至有嚴重的全校師生將滅校的可怕傳說。

幾十年下來，校內學生們確實不斷發生許多怪奇事件，校方除了處理得當，還盡力掩蓋這些消息，所以都沒有被廣為流傳，當然也沒被外人發現。

幾十多年以來，可怕的傳說不攻自破——因為學校不但安穩矗立著，而且學生愈來愈多。

大概在八年前校方買下後山一整片山坡地擴建為分校，校舍完成後開始招收新生，更增加許多學院科系。

P大因此區分為兩大部分，P大本校指的就是前半部醫學院舊校區；P大分校指的正是擴建的後山，包括所有的科系。

邱哈瑋都聽呆了，忍不住接口問：「所以，我們所在地都是屬於新建校舍？」

李允賀點頭，「新生報到都被通知在P大分校大禮堂。」

「啊！怪不得我曾覺得奇怪，P大就P大，還來個什麼分校。」邱哈瑋道。

歐宏杰看他一眼，點頭接口說：「剛開始我也有這樣的疑慮，入學後聽幾位學長提過才知道。」

「呀？你已經知道了？」李允賀有點意外，「看你平常很少說話，想不到心思挺細的喔。」

歐宏杰靦腆地說：「這個很普通，本校建物都很老舊，分校這邊就比較新，不必想也知道建物年代不同。」

邱哈瑋笑道：「李允賀，看，我兩個差不多一樣，神經大條，沒注意這些。」

李允賀深有同感，狹長瘦臉忽地一正，「就是，所以，今天聽到郭品松學長說的這個訊息，讓我太震驚了。」

邱哈瑋滿不在乎的接話，「幹麼震驚啦？充其量不過就是新舊校舍、本校和分校之分……」

「唉唷！你也太小看我了，如果只是這麼簡單，我幹麼巴巴約你們談。」

看李允賀神色，狀似得意極了的模樣，邱哈瑋忍不住快口道：「啥？難道還有更勁爆的消息？」

「那當然。」說著，李允賀一眼瞥向歐宏杰，想引他注意，無奈歐宏杰依然一副老神在在模樣，反倒是邱哈瑋耐不住直催他快說。

「砰砰砰……」

突然的敲門巨響讓三個人都嚇一跳，一起轉頭望去，是洪季姍！

「唉唷！洪同學！拜託妳淑女一點，我嚇一跳吶！」邱哈瑋一手拍胸脯，一手手指捏著蘭花指。

洪季姍指著他的手，要笑不笑地說道：「請問，你這手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哦，這個是蘭花指，沒看戲劇裡的貴妃都這樣比畫，淑女就要這樣。懂嗎？」李允賀咧開嘴，卻不敢笑出來。

洪季姍猛地一個箭步上前，抓住邱哈瑋手指，邱哈瑋欲閃不及，硬是被抓住，還被輕輕往後一掰，痛得他哇哇大叫，「痛痛痛……」

李允賀和歐宏杰看得雙雙變臉。

洪季姍很快放開手，拍了拍，向邱哈瑋鞠躬，「抱歉！我學不來蘭花指。」

「喂！妳跆拳道黑帶二段了不起，暴力分子，真是！」邱哈瑋對著手指又是吹又是哈氣。

歐宏杰推推眼鏡，向邱哈瑋說了句台語，「『惹熊惹虎，千萬不要惹恰查某』。我知道她很暴力，還是少惹她。」

見邱哈瑋還頻頻呼痛，洪季姍態度一轉，面容嚴肅道：「只是開個玩笑而已，我下手很輕的好不好，都已經道歉了，誰叫你那麼白目，說什麼蘭花指。」

其實她很早就看不慣邱哈瑋那一副嘻皮笑臉的輕佻神態，實在很刺眼。

「知道啦，以後少惹妳就是啦！」

洪季姍再次向他致歉，事情總算告個段落。

「對了，還是談重要大事吧。」李允賀道。

洪季姍落坐後，李允賀壓低聲音，神神祕祕地說：「郭品松說，他也是聽前幾屆學長說起這件事，但是由於校方多方壓制，知道的人不多。」

看到在座三人聚精會神，李允賀心裡暗自得意。

他沒啥長處，身高不如人、長相又不討喜，雖然家裡有錢，出手大方，但接近他的女生個個懷有目的，因此他比較喜歡親近男生，尤其像現在這樣，大家專注在他身上，讓他產生自豪感。

「到底是什麼事？不要分段，這樣才聽得清楚。」邱哈瑋又耐不住了。

洪季姍看他一眼，歐宏杰還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樣子。

「據說，醫學院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」李允賀咂咂嘴，有意放慢話語，「為了教育出膽大心細的學生，規定每學期要讓一位學生單獨在太平間待一晚。」

「呀？」

「蛤？太平間？」

果然，大家表情都很驚訝，唯有歐宏杰依舊一副淡漠樣。

「嗯！沒錯！聽說許多膽小的學生過不了這一關，出了許多嚴重狀況。」

洪季姍認真表情，看來聽得很仔細。

「因此，有幾間醫學院的學校廢止了這個特別課程。」

邱哈瑋張著嘴，瞪圓眼，嘴角抽搐幾下，「呃！如果是我，肯定無法通過這一關。」

「想也知道。不過，」洪季姍看他一眼，「憑你的成績，想上醫學院恐怕有困難。」

「嗯！這倒是真的，」邱哈瑋居然認同，話鋒忽然一轉，「我想妳成績還不錯，但萬一不能通過這一關，反而更難看，所以我很慶幸自己成績超爛。」

洪季姍雙目圓睜，瞪向邱哈瑋。

眼看兩人間的戰火一觸即發，李允賀忙出聲，「歐宏杰，你怎麼都不說話？別是被我這消息嚇到了吧？」

歐宏杰推推黑框眼鏡，不疾不徐地說：「其實，我早知道很多學校醫學院都有這個不成文的規定。」

此話一出，另外三個人反都驚訝的看著他，之前從沒聽他提起過呢！

沉默一會，邱哈瑋啞著聲音，問：「那，我們學校也廢止了嗎？」

「是聽說有幾間學校廢止了這個規定，可是也有學校始終堅持，至於我們學校……我就不清楚了。」李允賀說。

邱哈瑋轉向歐宏杰，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歐宏杰歪頭想了一會，搖頭，「我不是醫學院的，不清楚。」

李允賀接口說：「據郭品松學長說，以前還沒有成立分校之前，有好多位醫學院學生沒讀完，半途而廢。」

「都……出事了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這些都是空穴來風，沒有根據的傳言，不過確實就是有同學書念到一半忽然就沒到校上課，偶然有幾位同學問起，卻無人知曉到底發生什麼事。」

「失蹤了？」邱哈瑋接口問。

「不知道，郭品松說學長告訴他，校方並沒有確切答覆他們，就不了了之。」

「所以是懸案？」邱哈瑋道：「為什麼不通報警方？」

「你笨唷！校方阻擋消息外洩都來不及，怎可能交給警察？告訴你，記者馬上像蜜蜂聞到蜜，蜂擁而來。」

「不可以這樣吧？人命關天耶。」邱哈瑋想法還是很拗。

洪季姍難得的開口了，「人命比起校譽，哪個重要？當然是校譽！」

「不！我覺得就像剛剛李允賀說的，空穴來風，沒有根據。我們也只是臆測，搞不好根本就沒有學生失蹤，或許剛好有學生生病或是家裡有事，就有人捕風捉影，亂傳謠言。」歐宏杰很理性的分析。

「這些傳言很無稽，」洪季姍道：「你們看，李允賀聽郭品松說，郭品松又聽學長說，學長又聽別人、傳言說，試問，真正有誰見到發生什麼事？有誰真的聽到

當事者說？沒有嘛！」

「妳說的有理。」歐宏杰道。

「呀，沒啦，我這個人不迷信。」受到贊同，洪季姍聲量提高了些，「是就是、非就非，我不喜歡跟在人屁股後面人云亦云的。」

李允賀搖搖頭，「你們說的有理，可是無風不起浪，如果真的沒什麼，學長們哪會言之鑿鑿，還不止一人說，歷屆以來，流傳的怪事很多。」

「信者恆信，不信者自不信。」聽得出來，邱哈瑋站在李允賀那一邊。

歐宏杰眨著眼，眼睛在鏡片後閃出光芒，「我想到一個問題。」

「什麼？」李允賀問。

另外兩個人雖然沉默，但都跟李允賀一樣注視著歐宏杰。

歐宏杰推著黑色鏡框，沉穩的掃過眾人，丟出一顆震撼彈，「我們學校有太平間嗎？在哪？本校？還是分校？」

一般附設醫院的醫學院當然可以馬上找到太平間在哪，他們學校就是，那麼這個太平間應該不難找才對。

沉寂好一會，李允賀緩緩說：「好像……」

洪季姍打斷李允賀的話，斬釘截鐵說：「不能說『好像』，得確切知道才算數，不然又會流於傳說、傳言，或聽誰誰誰說，這些都不能算數！」

歐宏杰認同的輕輕點頭。

「呀！哈！」邱哈瑋忽地雙手一拍，「我有個好主意！」

語畢，他凝視著另外三人，他們在等他下文。

「大家分頭去找太平間！這也可以算是我們的工作啦。」

歐宏杰沉默的眨巴著眼。

李允賀臉上是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心裡其實是害怕的。

「找太平間幹麼？有這個必要嗎？」洪季姍提出她的想法。

「怎麼沒必要？查出太平間，搞不好就可以查出以前那些傳言的真假了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傳言跟太平間會有什麼關聯？」李允賀低聲道。

「就算沒有絕對的關聯，我覺得多少也脫不了關係。」邱哈瑋信心十足地說。

大家意見分歧，有贊成，有反對，最後，決定等社長的看法。

第三章 太平間的考驗

P 本校生死路的路首公告欄，大都是對外普遍一般的訊息，路尾的公告欄則是對內重要的訊息。

這時，路尾公告欄前擠滿學生，看著貼出通過期中考的學生姓名，有的興奮的大叫，有的唉聲嘆氣，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，緊張氣氛，簡直不亞於看大學放榜名單，雖然網路也可查到成績，可是這貼出的公告既明確又迅速。

梁漢全也擠在當中，隨著眼神搜尋，他更是緊張得握緊拳頭。

說真的，公告欄上沒有名單固然讓人失望，有名單反讓人更擔心。

梁漢全就是這樣的心態，不管期中考通過或沒通過，他的心情都一樣，無法輕鬆。

逐一望去，都沒出現他的名字，心裡準備放鬆，突然，最末一行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
腦袋彷彿被一股無形力道擊中，他整個人都頭昏眼花了，周圍同學們的喧嚷、吼叫，都離他很遠，他完全看不見、聽不到。

一再確認之後，他簡直快暈倒了！

怎麼回宿舍的他記不得了，有跟同學打招呼嗎？他也不記得。

手機聲響起，他才發現自己四平八穩的躺在宿舍床上……

「喂，漢全。」

「我是。」

「你在哪？」

「宿舍，床上。」梁漢全音量低到不行。

「你怎了？生病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喂喂，你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

「哦，你不是今天公佈期中考成績，沒通過？」

「……有……有啦！」

「呼！既然通過了，怎麼無精打采？該慶祝一下呀！」

「不……不必。」

「齁！你這什麼話？要知道，能通過考試非常困難哩。」電話那頭的女聲因興奮而提高，「有同學跟你一起慶祝嗎？」

「……康瑞有提議，他們幾個都要去，我拒絕了。」

「Why？」

「沒什麼，不想去。」

「哈哈！太好了，我陪你慶祝……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你到底怎麼了？我現在過去找你。」

「不要，讓我靜一靜。」

對方沒回應。

「喂喂？掛了喔。」梁漢全掛斷電話，放下手機，轉了個身，繼續發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宿舍門忽被敲響，房裡沒其他人，梁漢全只好去應門，是舍監老李。

老李落下兩個字，「外找。」說完就走了。

抓了件外套，梁漢全見到女友方秀娥，兩人走出宿舍，往校園而去。

「看你一副死氣沉沉的樣子，很令人擔憂喔！」方秀娥仔細打量他。

「哪有？」梁漢全振起精神，勉強一笑，「看，我好得很吶！」

「我不信。除非，你答應讓我為你慶祝！」

「不……」

「想想看，你家人都在中部，你不跟同學一起慶祝，連我都拒絕了，可見你有心事！」

梁漢全搖頭。

「是上回……那件事？」方秀娥低聲問。

梁漢全無語。

「我就說去請教專家，把……」

梁漢全忽然臉容鐵青，打斷她大聲道：「沒的事！不要再提！」

「行，不提了！我們去慶祝，喝一杯，什麼事都沒了，一切重新開始。」

盛情難卻，加上方秀娥說的不錯，一切重新開始！梁漢全答應了。

這什麼地方？

幽幽暗暗，幾棵很老、很老的老榕樹並排矗立著。

老榕樹樹根盤根錯結，環生在草地上，還有垂降而下的濃密鬚根，宛如隔蔽了陰陽兩方，它隨風搖盪，若隱若顯，鬼魅魍魎呼之欲出……

這是什麼地方？疑團再次蒙上心頭。

梁漢全雙眼迷濛，步履不穩……

一切重新開始！

衝這句話、這個念頭，他才喝了點酒。

他記得自己才喝了一杯啤酒，不至於迷醉，為什麼自己會在這個眼生的地方？

方秀娥呢？梁漢全橫跨一步，左右望望，就是沒看到她的影子。

剛剛和方秀娥心情大好的由校外回來，他說要送她回宿舍，但有送她回去嗎？到底怎麼回宿舍的？他忘記了。

怎麼一轉眼他竟然出現在這裡，這是什麼地方？不像是宿舍呀。

抬眼望去……老榕樹再過去是一片廣場，廣場後面有一間屋子，獨立的、孤單地矗立著。

梁漢全踩著不穩的步伐來到廣場，面向著屋子。

整幢屋子都是陰森的水泥色澤，大門相當大，沒有窗戶，不像一般普通住家。

猶豫一會，梁漢全上前敲門，想問清楚這是什麼地方？

敲了很久，沒人應門，他只得回頭，忽然，看到老榕樹的鬚根前站了個背影，梁漢全快步上前，欣喜的叫喚，「秀娥！秀娥！」

背影沒有回應，梁漢全上前抓著背影肩膀部位，一拉……呃！背影衣服被整個拉下來，隨風飄搖……覆蓋在地上。

他這會才看出來，原來是鬚根上掛了一件衣服，他認得出來，衣服是方秀娥的呀，那她人呢？

「秀娥！秀娥！妳在哪？」

梁漢全揚聲叫著，一絲恐懼升起，難道她出事了？

他一面叫一面四下尋找，忽然，他看到覆蓋在地上的衣服在動！

上前蹲下，他掀開衣服，哇！一雙布偶，很明顯是一對，可是，這布偶怎麼看怎麼眼熟……

忽然靈光一閃，他想到了！這對布偶非常像他與秀娥，怪不得眼熟。

另外是布偶的腰際，同樣都綁了一條眼熟的棕黑交叉的橫紋腰帶，這條腰帶他記得看過！

可是，腰帶怎麼來的？他想不起來，陷入苦思時，耳朵傳來聲響——

「咿——呀——」

開門聲？

梁漢全扭頭轉望不遠處的屋子，可不是嗎？屋子過大的大門正緩緩打開……

他的直覺反應是不太妙，可是等了好久，沒有人走出來，於是走上前，在屋子前探頭。

裡面一片黑暗，看不出有什麼……

「有人嗎？誰在裡面？有人嗎？」梁漢全出聲問，卻被自己的聲音嚇到，因為周遭過度闃寂，他的聲音聽在自己耳朵裡好像很陌生。

忽然，烏黑的門框上搭上一隻手，烏黑色、瘦巴巴、只剩皮包骨，黑色指甲很長，好像很久沒洗，不！像埋在土裡很久了的枯屍手。

他往後退了一大步，顫聲問：「誰？」

「魍……魎……」

枯屍手緩緩往外伸，露出手腕、小臂、上臂，全都是烏黑又瘦巴巴的，眼看枯手主人就快現身了，梁漢全心跳快如擂鼓，轉身就跑。

但他轉向後面、轉左邊、轉右邊，無論他轉跑哪個方向，看到的俱是屋子大門和瘦黑的手臂！

大為驚嚇之下，他再度回轉身就跑，可無論怎麼轉，始終徘徊在屋子大門前……

在極度驚恐的慘嚎聲中，梁漢全醒了過來，身上冒出的汗水讓他有如浸泡在水裡般濕漉漉。

夢境，太過於真實的夢境！

梁漢全發現同寢的同學許清言、陳義輝、田維錦等人都不在，哇！快十點了，難怪他們都出門了。

他一面擦著汗漬一面回想，夢中門內伸出一隻又黑又瘦的枯手，他問它是誰，然後聽到門內傳出的聲音：午兩？往兩？還是什麼？沒聽清楚。

唉唷！管他什麼兩，兩隻吧。

還有，布偶身上棕黑交叉的橫紋腰帶為什麼那麼眼熟？到底在哪看到過？

「嘟——」床畔手機的簡訊聲響起，害他嚇一跳。

拿起手機，他按開來看，是王教授傳來的簡訊——

恭喜通過期中考試，特別課程正分發中，請等待通知。

梁漢全呼口大氣，果然，最害怕的特別課程即將到來，儘管害怕，還是不得不面對！

突然手機又響起，是方秀娥約他見面。

不久後，兩個人在校外一家早餐店碰頭。

「我昨晚喝了幾杯？我有送你回宿舍嗎？」啜了口飲料，梁漢全問。

「兩杯。」方秀娥搖頭，「你說頭很痛，還說要送我，我說不必，你就自己回去了，怎麼了嗎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吃完早餐，兩人信步踏入校園，走在生死路上，路尾公告欄前只有兩、三位同學。方秀娥跑到公告欄前，指著最末一行，「呵呵！你的大名啦！看了就讓人歡欣鼓舞。」

梁漢全面無表情，看得出來很不開心。

接著，方秀娥掏出一只小巧、類似小皮包的物件，打開環扣，露出一枝筆、一本小筆記本，她轉頭問梁漢全，「今天幾日？我要記下你踏出成功一步的日期……呃，你、你怎麼了？」

梁漢全臉色煞白，漸漸發青，眼看就要昏倒的樣子，方秀娥連忙扶他到路旁樹蔭下的椅子落坐。

方秀娥焦急的摸他額頭、拉他手，問他哪裡不舒服，要不要去醫務室。

閉閉眼，梁漢全拍拍自己額頭，直說沒事，他指著方秀娥掉落在草地上的筆記本和筆——原來不是小皮包，是筆記本用一條不長的小巧帶子繫著，帶子的色澤是棕黑交叉的橫紋。

「呀！怎麼掉了？」方秀娥連忙撿起，坐到梁漢全身邊。

梁漢全移開身軀，露出嫌惡表情，蹙眉問：「你……這是哪來的？什麼用途？」

「呃！我撿到的，你也看過、摸過……」

「我摸過？你在哪裡撿到的？」

「我陪林佳雯去找她朋友，經過人文社會學院附近撿到的，你說可愛，原想送給你，你不要，剛好它有個環扣，我就用來包著筆記本夾著筆，這很方便。」

「什麼時候撿到的？」梁漢全這時已恢復正常，思路開始可以運轉了。

「很久了，暑假前吧！」

梁漢全細細回想，完全沒記憶，但回溯昨晚的夢境，如果是暑假前，搞不好就跟那件事有關聯！

「你怎麼了？」方秀娥發現他死盯住這條小帶子，她揚了揚問：「你喜歡？」

「丟掉！立刻丟掉！」鐵青著臉，梁漢全大聲喝道。

「為……為什麼？」

「不要問為什麼，我說馬上丟掉！」

方秀娥滿頭霧水的呆愣著，梁漢全一把撈起小帶子，丟到不遠處的垃圾桶裡！

P 本校醫學院有附設教學醫院，有跟醫院合作。

據王教授的說明，這次剛好遇到大體都被家屬領走了，校內太平間的屍櫃完全清空，因此要等醫院派車送大體過來才能上特別課程的課。

其實說穿了，所謂特別課程，就是讓學生在太平間渡過一晚，只是，這件事只有醫學院的同學心知肚明。

恐懼感多少都會有的，所以學生們大都不願意說出口。

不到幾天梁漢全便接到王教授簡訊，要自己在某日下午五點與他會合。

幾位同寢室同學跟梁漢全開玩笑地說——

「哇！你排第一炮哩。」

「你很幸運，遇到最『新鮮』的大體老師。」

「哇！呀！為什麼不排我？我最喜歡新鮮的哪！」

梁漢全瞪了同學幾眼，始終保持沉默，因為他必須提起最大勇氣，面對新的挑戰。是同班同學也是好友，卻不同寢室的康瑞發現他不太尋常的舉止，問他會怕嗎？膽子稍大的嚴正機替他回，「怕什麼啦？無聊！我們之前不都上過解剖學？面對大體誰怕過？」

「唉唷，那是一個大團隊集體上課，當然不怕。」康瑞接口說。

「聽起來你膽子不大嘛。」接著嚴正機掰出一大堆高見。什麼以科學角度來說，人死後只剩下皮、肉、骨、內臟，跟死掉的雞鴨豬牛沒什麼兩樣，所以……

梁漢全驀地打斷他問：「你們知道太平間在哪裡？」

原來大家都不太清楚，本來太平間應該很容易找到，可校方不想引起其他同學恐慌，所以並未清楚在校內地圖中標出。

時間如流水，很快就到了王教授定下的日子，梁漢全硬著頭皮，下午五點準時與王教授會合。

王教授戴著金邊眼鏡，個頭矮小卻很親切，領著梁漢全，通過生死路往分校走，經過幾棟新的學院大樓，最後折向人文社會學院大樓後，經過垃圾場繼續向前。路徑逐漸往上微陡，愈走愈偏僻也愈狹窄，兩旁都是荒地野草，顯然是個山坡。一面走王教授一面解說：「嗯，我接到通知，大體大約在晚上九、十點左右會送過來，你先去太平間等。」

梁漢全無語的點頭。

王教授交給他一疊文件夾，裡面有些資料要填，叫他到達太平間後再填寫。

「教授，這條路……車子可以進來嗎？」梁漢全指指他們一路走來的山坡路徑。王教授笑了笑，「當然不行。運送大體的廂型車不會經過學校，會從小山坡那一邊過來。」

「喔！」梁漢全頷首，怪不得從來沒見過醫院的車子進來學校，不然早就有同學會發現了，校方這樣安排，確實是非常妥當。

走了半個鐘頭，狹窄路徑愈來愈寬闊，右邊矗立了一排老榕樹，左邊是一大叢竹林。

有個說法是老榕樹容易養陰，竹林容易招魂。

老榕樹樹根盤根錯結，環生在草地上，在這黃昏時候，垂降而下的濃密鬚根隨著秋風搖擺，發出沙沙聲響，宛如在呼喚什麼……

榕樹竹林盡處是一片廣場，廣場後面是一間屋子，獨立的、孤單地矗立著。

整幢屋子外表是水泥色澤，大門相當大，沒有窗戶，不若一般普通住家。
梁漢全全身猶如被冰封住，雙腳好似被灌了鉛，無法移動分毫！
這裡他印象很深刻，正是他喝酒慶祝當天晚上夢中所見的場景，而且分毫不差！
王教授打開大門，轉頭嘆了一聲，招手叫梁漢全進去。
夢中情景一再一再盤旋在腦際，揮之不去。
走近大門，梁漢全盯著門板，那隻又瘦又黑的枯手就是搭在這裡。
大門內一片暗黑，跟夢境情形一樣，裡面有什麼嗎？
晦暗天空又颳起幾陣秋風，竹林、老榕樹的鬚根一起擺動，傳來「窸窣……沙沙……」的聲響。
梁漢全扭頭望向右邊的樹林，婆娑搖晃的樹林裡好像藏了許多看不見的東西……就因為看不見，容易讓人產生臆測，為什麼那天會出現跟這裡一模一樣的夢境？他從沒來過這裡，也不曾幻想過特別課程的模樣呀！
這表示什麼？預見？或是預告他什麼嗎？
原已做好的心理準備剎那間消失殆盡！
「教……教授……」梁漢全低聲喚著，他想要求能不能讓他改期？
突然，裡面燈光亮了，微一吃驚，讓他把話呑回去，王教授沒聽到他的聲音，裡面傳出擺弄桌椅的聲響。
他猜王教授不會應允的，課堂上他告訴同學的話就跟嚴正機說的那套一樣——以科學角度來說，人死後只剩下肉骨內臟，跟死掉的雞鴨豬牛沒什麼兩樣，學醫的人更不能迷信，我向來講究證據。
所謂靈魂，看不見，摸不到，有證據可以證明靈魂的存在嗎？沒有！
「漢全！梁漢全！你有什麼問題嗎？你看來很不對勁，怎麼回事？」
「呀！沒……沒有。」梁漢全回過神，喘著大氣走上前。
大門進去是一條通道，直通到後面，通道裡似乎有好幾扇門，王教授已走進右邊一扇裡面，門很厚重，旁邊有一副桌椅，桌椅旁有個置放文件的矮櫃。
門的對面牆是上下兩排的屍櫃，角落有三張推床，這會推床上是空的。
王教授把文件夾放在桌上，轉頭對梁漢全交代。
到底他都說了些什麼，梁漢全完全沒聽進去，他整個人像被掏空了，沒有意識。
王教授交代完畢，轉身離開。
梁漢全跟著他步出太平間外的廣場，心裡有無限依戀，多麼希望他能留下來。
看著王教授的背影消失在小路上，梁漢全忽然很後悔……
方秀娥知道他特別課程日期時，曾告訴過他說她想陪他，可是他拒絕了，說要是被發現，不只是記個大過，搞不好會當掉他，更嚴重的後果無法想像。
「唉唷，笨喔！我不會偷偷的來嗎？哪可能光明正大，還被人發現。」
方秀娥一直盧他，想偷偷跟過來，終究還是被他嚴詞拒絕了。
那邊，靠近老榕樹的草地上似乎有一抹亮光一閃而沒。
轉眼望去，梁漢全猛地憶起，夢境裡的一雙布偶不就是躺在那個地方嗎？
猛吞口口水，他連忙轉身進入太平間。

端坐在桌前，梁漢全只覺得自己渾身僵硬，不敢稍動。他一直提醒自己——忍耐！了不起挺過十二個鐘頭就過關了嘛。

現在幾點？他看腕錶，七點多，也許不必到十二個鐘頭就……

「砰！砰！」

他整個人一愣，身軀像石膏，只有雙眼還管用，他眼睛轉向對面牆壁那排屍櫃，應該沒有人，不！沒有大體在裡面吧？

王教授不是說過，大體都讓家屬運回去了，為什麼會有聲音？自己聽錯了？

足足過了十多分鐘，他不敢動，連喘氣也不敢，輕輕的呼、輕輕的吸……

輕到幾乎沒有呼吸……他不禁想起以前高中時看武俠小說，所謂龜息大法應該就是這樣吧？

他苦中作樂的牽動唇角……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

呀！啊！這次可聽清楚了！沒錯，是屍櫃左邊末排……上櫃？還是下櫃？

不可能，被冰凍的大體不可能會發出這麼響的聲音！

是聽錯了還是教授故意測試同學，在屍櫃裡面放了機關？

如果是後者他不就糗大了？想到此，他屏息斂氣，悄然起身，一步步走向左邊的屍櫃，一面側耳傾聽屍櫃有沒有再發出聲響。

走近最左邊的那排屍櫃，他伸出手，看到自己手指在顫抖，不過他還是攀住屍櫃把手，深吸口氣，心裡喊著一、二、三……

正待用力拉出，突然，口袋內手機猛地震動起來，唔！哇！

心臟差一點停止跳動，慌得他放下手，退回桌邊，同時手忙腳亂的掏出手機，是方秀娥！

「你在幹麼？」方秀娥在手機那一端問。

「在被妳嚇，差點被妳嚇死！」

「唉唷，就說要偷偷去陪你，你又不要。」

閉閉眼，梁漢全呼了口氣，忽然發現牆上掛著掛鐘，「不要，再過十個鐘頭我就解放了。」

「嗯！聽你聲音，好像沒事。」

「廢話，當然沒事。」關係到男生自尊，梁漢全忍不住提高聲量，「妳希望我有事嗎？」

「沒有啦！沒事就好。對了，我很懷疑，到底學校的太平間在哪個地點？」

「嗯……妳不是醫學院學生，沒必要知道吧？」

「跩唷！你這人。」

「好啦，掛了。」

「待會再打給你？」

「不必！拜託妳，不要騷擾我，讓我安心完成特別課程，掛了。」

按掉按鈕，整個太平間又剩下他一個人。

不過，經過這一個多小時的獨處，梁漢全發現自己膽子長肥了！

其實，也沒有預期中的可怕呀！

「喀喀喀！」

又是什麼聲音？梁漢全不如方才戰戰兢兢了，他看一眼掛鐘，八點整。

「喀喀……喀……」

他聽出來了，是大門外面的敲門聲。

記得王教授說，晚上九、十點左右大體會送過來，也許早送了。

他起身去開門，向大門走了幾步，忽然站住腳。

大門虛掩著，微微開了一條縫——他記得送走王教授時是關上了大門的。

呀！也有可能是風把門吹開了，因為大門內外都沒有上鎖呀！

心裡一寬，梁漢全才抬起腳，正欲走向前，突然，門框上伸出一隻手，烏黑乾瘦，手腕上戴著一串珠子……

梁漢全往後退了一大步，顫聲問：「誰？」

天呀！這情況很熟悉，不就是他夢境裡的情形嗎？雖然內容有差異，夢境裡手的形狀不同，也沒有珠子。

梁漢全勉強讓自己鎮定下來，黑瘦手更伸進來一點，似乎想開門卻又不夠力道。既然能開門，應該是人嘍？有什麼好怕的！

思及此，梁漢全上前，避開那隻手把門打開。

一個穿著白底花格子上衣、下身牛仔褲，看來大約四、五十歲左右的男人出現在眼前。

「你是？」梁漢全更篤定了，壯著膽子問。

「能……進來嗎？」

「可以呀！」

喔，正巴不得有人來作伴吶，梁漢全立刻將他引進內室，也就是第二道門裡面。打開第二道門時，忽然天花板上的電燈忽明忽滅的閃了一、兩下，接著整個燈頓時暗了五、六分左右，光線由白轉成暗青色。

梁漢全抬眼看一下燈，「可能裡面太冷了，或是電線老舊，有些問題。來，請坐。」

他很大方，把唯一一張椅子讓給那人坐。

兩人面對面，梁漢全乍然發現他額頭有一道血痕穿過鼻梁側邊，直通到嘴巴。

「你怎麼……」再一細看，梁漢全發現自己看錯了，原來是一道疤，在暗青色光影下很容易看錯。「請問你哪位？」

「我叫阿桐，開計程車的啦。」

梁漢全點點頭，看了一眼門，問：「只有你一個人嗎？」

「對呀！不然咧？」

阿桐突然瞪圓眼，梁漢全看到他大眼睛裡滲出殷紅，遂閉上嘴，不曉得為什麼會毫無來由地對這個叫阿桐的產生微微畏懼感？

接著，阿桐搖了搖頭，自顧自地說起話來，「我媽啦！從小把我養大，她是單親

喔！很厲害吧？她希望我能多念點書，嘻！我真的很糟糕，就是不想讀書，沒興趣。長大了，沒有一技之長，後悔也來不及嘍！」

為什麼要跟他說這些呢？梁漢全有點不懂。

但此刻的他好像身不由己，假設一個人可以剖成六大部分，他有五大部分都迷失了，只剩下六分之一尚有些自主思維。

不過，他只是靜靜地聽著……

「所以，我只能去開計程車，賺得不多，沒讓我媽多享點福，真的好後悔。」

梁漢全又點頭。

阿桐突然話鋒一轉，指著梁漢全，「你呢？你爸媽都還好嗎？」

又只是點點頭，梁漢全突然興起一股悲愴，由心底浮上來，鼻子很酸澀。

忽然，外面響起車子喇叭聲，梁漢全吃了一驚，跳起來，二話不說直接衝出去。

門外閃出車燈，把大門上的灰色玻璃映照得亮晃晃的，梁漢全看到一部廂型車停在廣場上，接著駕駛座上的人打開門，下車。

「梁漢全同學嗎？」

「嗯！你們是？」

「醫院讓我把大體送過來，請你簽收。」

「大……大體？」梁漢全有點發懵了。

「咦？不對嗎？你是梁漢全沒錯吧？」說著，駕駛者拿出一疊文件翻閱著。

廂型車後座打開來，兩個人一前一後抬出擔架，擔架上蓋著白布，駕駛向梁漢全解釋著情況。

原來前幾天有一位老爺爺病死，醫院本打算要送他過來，才通知校方今天一早可以送大體過來。

想不到老爺爺的家屬在前天堅持要把遺體領回去，醫院正感頭痛之際，適巧下午兩點多，一輛計程車和貨車對撞，計程車駕駛當場亡故，估計事件整頓後會延到八、九點，醫院立刻通知學校，會在九、十點左右把大體送過來。

校方指名請梁漢全同學簽收！

聽完，梁漢全臉色發白，緩緩問：「開計程車？他……什麼名字？」

「姓李，李阿桐！」

「不！不，不……」梁漢全聲音卡在喉嚨，轉身當先踏入太平間。

天花板上的燈光已經恢復成之前的亮度，而偌大太平間內杳無人跡。

梁漢全不信，伸手在桌下揮了揮，推推椅子，又走到角落，明明三張推床都是空的，他也伸手在床下面揮了揮，又繞著室內走一圈……

剛剛跟他說了好一陣子話的那個人，真的完全不見了！

兩個運送人員抬著擔架走進太平間，駕駛跟著走進來，看到梁漢全舉止怪怪的，不免多看他一眼。

後來看到他的年紀，想起他還只是個學生，心中了然，認為他這種舉止可以理解。駕駛把手中那疊文件放到桌上，跟著走到推床邊，招手要梁漢全過來。

梁漢全面如死灰，走近床畔，兩眼忍不住被床上的白布深深吸引……

這、這個，真的是剛剛跟他說了很多話的那個人嗎？

「同學，請你簽收。」駕駛朝推床努著嘴。

「……不必。」轉頭望著駕駛，梁漢全額頭滑下汗珠。

「依照程序得請你親自簽收。不過，沒關係，」駕駛說著，轉向其中一名推車人員，「你幫個忙掀開布，讓梁同學確認。」

推車者聞言上前，拉著白布掀開……

推車上這人，不！這具大體，看來大約四、五十歲左右，穿著的白底花格子上衣沾滿了乾涸的鮮血，直淌到下半身的牛仔褲，腦袋上裂開一條縫，凝結的血水從腦門額頭穿過鼻梁側邊，直通到嘴巴、脖子……

可以想見剛撞上的力道有多大，導致腦門上的血往外、往下噴灑得多厲害……

張著嘴，梁漢全好想說出——

「剛剛，這個人來敲門，還坐著，跟我聊天……」

但是，他們三人會相信嗎？

動動嘴唇，他最終沒說話，只是微微點頭。

「可以了？」駕駛把文件遞給梁漢全，兩個人回到桌邊，完成點交、簽收手續。工作完成，駕駛神態就比較輕鬆，他說：「以前簽收的都是管理員，他比較熟悉整個流程，這次情況比較特殊，是學生簽收，麻煩你了。」

梁漢全始終沉默著，他看到白布重新被蓋上，另一名人員把手上屍袋展開，兩人合力把大體裝進屍袋內，拉上拉鍊。

另一位檢視幾個屍櫃後，挑選最右邊的一個，整個抽出，兩人再次合力把大體小心放進屍櫃，將屍櫃推進去，一切算是大功告成。

人在過度疼痛後神經會變得麻痺，一樣的原理，過度懼怕後神經也會麻痺吧？

或許就是這樣，梁漢全送走廂型車再回到太平間後始終沉默不語。

毫無意識地看一眼壁鐘，已走到十二點多，將近一點。

他禁止自己亂看、亂想，算了一算，再經過幾個小時，特別課程就可以欣然的通過，然後……

「喀——咿歪——」

他全身不動，只是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。

記得以前國高中時，跟同學們說鬼故事，最後得到結論就是——你不理它，它就沒轍，你可以當作沒事，就不會被嚇到！

既然一切已經明朗化了，就是明白了阿桐不是人，眼前只是並無其他人，只有自己一個人的太平間，所以，不管是聲音或是有人、有什麼狀況，全都不必理會。

捱過幾小時後，就沒事了……

「喀——咿歪——」

沒事，眼前只能忍、忍、忍……

「喀——咿歪——」

但是……他還是忍不住，目光循聲望去……

發現了，是門，桌前右手邊的大門微微開了一條縫，忽然，縫消失，門又關上……

是什麼熱漲冷縮的原理吧？

梁漢全有意讓自己腦袋忙碌，瞎想些讀過的什麼原理，哎！沒帶書本來看還真是失算了。

「咚！」

忍不住，他的目光又瞟向聲音發出處，是牆那邊的屍櫃，不，不要理他。

難道是阿……阿桐？它話沒說完，想繼續說？它剛才說什麼？它很壞？它媽是單親？

梁漢全搖搖頭，為什麼思緒變得很混亂？它沒說它很壞吧？只說些……

「喀——咿歪——」

「咚！咚咚咚……」

怎……怎麼一下子熱鬧起來？害得他不知道要看哪裡好？

眼神瞟向屍櫃——他很怕屍櫃會自動打開來，裡面的阿桐會跳下來，會……

眼神又瞟向門——這一看，他瞬間心口一跳！

厚重的大門又被推開了，門板還在微微顫動……但是完全看不到東西，即使是很可怕的鬼手也沒看到！

忽然，門縫空隙繼續增大，梁漢全渾身狂冒冷汗，思緒百轉千迴，意圖安慰自己——

這不合乎常理，一定是有人……有東西在推這個門，如果是幻象或虛幻的東西，不管是什麼東西，哪可能把門推開？

可是這個角度完全看不到是誰在推門……

突然，厚重的門發出低響「砰」的關上了！

梁漢全的心臟跟著一跳，這表示什麼？難道有東西進來裡面了？

梁漢全呼吸變得沉重，整件衣服幾乎都濕透了，他可以感到自己的身體在濕漉漉的衣服下顫抖不已。

他站起身，橫越桌子，繞到桌子前面，這下子看得一清二楚！

嚇！

厚重大門底下站著一隻布偶，正是梁漢全夢境裡那隻男布偶。

它仰頭，因燈光而詭異，晦亮的雙眼，對上了梁漢全眼睛！